

冰心全集

3



冰 心 全 集

第 三 卷

(1932—1949 年)

卓 如 编



协和女子大学校长麦美德生日，冰心和同学们返校为校长祝寿，中坐者为麦美德，其左为冰心，其右为李德全。



冰心(左)与雷洁琼1934年摄于蒙古包前

海轮上

一九三六年夏，冰心、吴文藻摄于出国



一九三六年冰心、吴文藻（中）在国外





（上图）一九三八年夏，冰心、吴文藻与长子吴宗生（后改名吴平）、长女吴宗远（吴冰）、次女吴宗黎（吴青）在燕南园住宅前留影



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呈贡



冰心1947年摄于日本东京



1949年元旦，冰心、吴文藻与儿子吴宗生(吴平)、女儿吴宗远(吴冰)、吴宗黎(吴青)在日本东京合影。

目 录

1932 年

我的文学生活	(2)
寻常百姓	(15)
致梁实秋 (6 月 25 日)	(19)

1933 年

我们太太的客厅	(21)
《娜拉的出路》序	(42)
冬儿姑娘	(44)

1934 年

新年试笔	(51)
相片	(53)

1935 年

平绥沿线旅行纪	(71)
二老财	(124)
致林语堂	(129)

1936 年

一句话	(132)
-----------	-------

《古老的北京》	〔美国〕 NymW ales 著 (134)
致梁实秋 (2月24日)	(140)
一封公开信	(141)
胰皂泡	(143)
记萨镇冰先生	(146)
致陶亢德 (5月1日)	(152)
一日的春光	(153)
致陶亢德 (5月21日)	(157)
西风	(158)

1939 年

《小难民自述》序	(173)
----------------	-------

1940 年

摆龙门阵	
——从昆明到重庆	(176)
默庐试笔	(179)
乱离中的音讯 (通信)	
——论抗战、生活及其他	(184)
呈贡简易师范学校校歌歌词	(187)
致梁实秋 (11月27日)	(188)
鸽子	(190)
致巴金	(193)

1941 年

《关于女人》抄书代序	(195)
我最尊敬体贴她们.....	(196)
我的择偶条件.....	(200)
我的母亲.....	(204)
我的教师.....	(210)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	(215)
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	(221)
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225)
我的奶娘.....	(231)
致刘英士.....	(237)
悼沈骊英女士.....	(238)
我的同班.....	(242)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	(247)
献词.....	(248)

1942 年

我的童年.....	(252)
生命.....	(258)
关于自传.....	(260)
《蜀道难》序	(263)
再寄小读者（通讯一～二）	(265)

1943 年

再寄小读者（通讯三）	(271)
对于妇女参政的意见	(274)
我的同学	(276)
我的朋友的太太	(281)
我的学生	(287)
我的房东	(299)
我的邻居	(311)
张嫂	(319)
我的朋友的母亲	(324)
《关于女人》后记	(334)
写作的练习	(338)
写作经验	(342)
力构小窗随笔	(347)

1944 年

赠逖生病中（调寄浣溪沙）	(356)
致赵清阁（2月2日）	(357)
致梁实秋（3月25日）	(358)
致赵清阁（4月1日）	(359)
致赵清阁（4月18日）	(360)
现代女作家书简	(361)
致赵清阁（5月3日）	(362)

致赵清阁（9月9日）	（363）
空屋	（364）
致赵清阁（11月7日）	（372）
再寄小读者（通讯四）	（373）
致赵清阁（圣诞夜）	（377）

1945 年

致赵清阁（1月10日）	（379）
《关于女人》再版自序	（380）
致赵清阁（5月26日）	（382）
我的良友 ——悼王世瑛女士	（383）
致赵清阁（8月24日）	（393）
致赵清阁（9月17日）	（394）
致赵清阁（10月16日）	（395）
致赵清阁（10月22日）	（396）
致赵清阁（11月13日）	（397）
致赵清阁（12月3日）	（398）
致赵清阁（12月21日）	（399）

1946 年

致赵清阁（2月5日）	（402）
致赵清阁（3月4日）	（403）
致赵清阁（3月16日）	（404）

致赵清阁 (4月20日)	(405)
致赵清阁 (6月20日)	(406)
致赵清阁 (7月22日)	(407)
致赵清阁 (9月23日)	(408)
无家乐	(409)
从重庆到箱根	(413)
给日本的女性	(416)
丢不掉的珍宝	(420)
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	(425)
给日本青年女性	(428)
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辞	(430)

1947 年

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432)
致赵清阁 (2月4日)	(435)
致赵清阁 (3月4日)	(437)
致赵清阁 (2~3月间)	(438)
致赵清阁 (4月17日)	(440)
致巴金 (5月8日)	(441)
致赵清阁	(442)
致赵清阁 (5月14日)	(443)
致赵清阁 (5月18日)	(444)
致赵清阁 (6月1日)	(445)
致赵清阁 (6月11日)	(446)
致赵清阁 (7月8日)	(447)

致赵清阁 (8月3日)	(448)
致赵清阁 (8月7日)	(449)
致胡适	(450)
无题	(451)
致赵清阁 (9月7日)	(456)
致赵清阁 (9月17日)	(457)
致赵清阁 (9月21日)	(458)
致赵清阁 (9月30日)	(459)
致赵清阁 (10月17日)	(461)
致赵清阁 (11月24日)	(462)

1948 年

新年感言	(465)
致赵清阁 (2月4日)	(467)
致赵清阁 (2月14日)	(468)
致赵清阁 (4月7日)	(470)
致巴金 (4月8日)	(472)
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	(473)
东洋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475)
致梁实秋 (中秋前一日)	(477)
致梁实秋 (10月12日)	(478)

1949 年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	(480)
----------------	-------

1932 年

我的文学生活

我从来没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一，如果一个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风，使读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后，愿意读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读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这一点上，我向来不敢有这样的自信。二，或是一个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质上，都很可观。他自己愿意整理了，作一段结束，这样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现在还未到中年；作品的质量，也未有可观；更没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个小朋友，笑嘻嘻的来和我说：“你又有新创作了，怎么不送我一本？”我问是哪一本。他说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觉得很奇怪！以后听说二三集陆续的也出来了。从朋友处借几本来看，内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创作。而选集之芜杂，序言之颠倒，题目之变换，封面之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学社，或是北平合成书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没有这些书局，这定是北平坊间的印本！

过不多时，几个印行我的作品的书局，如北新、开明等，来和我商量，要我控诉禁止。虽然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对于

著作权出版权，向来就没有保障，控诉也不见得有效力，我却也写了委托的信，请他们去全权办理。已是两年多了，而每次到各书店书摊上去，仍能看见红红绿绿的冰心女士种种的集子，由种种书店印行的，我觉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东安市场去。在一个书摊上，一个年轻的伙计，陪笑的递过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续编》来，说，“您买这么一本看看，倒有意思。这是一个女人写的。”我笑了，我说，“我都已看见过了。”他说，“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过来一翻目录，却有几段如《我不知为你洒了多少眼泪》，《安慰》，《疯了的父亲》，《给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摊旁，匆匆的看了一过，我不由得生起气来！这几篇不知是谁写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让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愿意人家随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书局的主人说：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纠正办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这倒也是个办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头再出一两本三续编，四续编来，也许就出更大的笑话！我就下了决心，来编一本我向来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谢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将香山双清别墅在桃花盛开，春光烂漫的时候，借给我们。使我能将去秋欠下的序文，从容清付。

雄伟突兀的松干，撑着一片苍绿，簇拥在栏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里，如同天真的小孙女，在祖父怀里撒娇。左右山嶂，夹着远远的平原，在清晨的阳光下，拥

托着一天春气。石桌上，我翻阅了十年来的创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凑到眼前来。我觉得不妨将我的从未道出的，许多创作的背景，呈诉给读我“全集”的人。

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虽然从四岁起，便跟着母亲认字片，对于文字，我却不发生兴趣。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过我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刮风下雨，我出不去的时候，便缠着母亲或奶娘，请她们说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听完之后，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时我已认得二三百个字，我的大弟弟已经出世，我的老师，已不是母亲，而是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爱听故事，便应许在我每天功课做完，晚餐之后，给我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便是《三国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我听得晚上舍不得睡觉。每夜总是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课，却做得加倍勤奋。舅舅是有职务的人，公务一忙，讲书便常常中止。有时竟然间断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边徘徊。